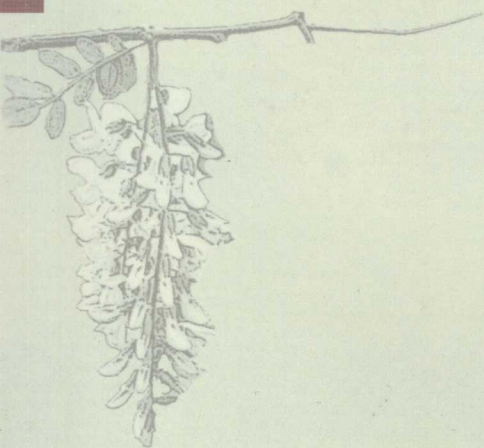


紫香槐散文丛书

活色生活

huo se sheng huo

杨广虎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活色生活

杨广虎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活色生活/杨广虎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8.6

(紫香槐散文丛书; 2)

ISBN 978-7-80680-605-0

I. 活… II. 杨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73268号

紫香槐散文丛书

活色生活

作 者 杨广虎

责任编辑 韩霁虹

封面设计 李 挺

版式设计 李 挺

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1400千字
印 张 112
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605-0
定 价 189.00元 (全7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14

“紫香槐”散文丛书导言

春天来了，又到移栽紫香槐的季节。

紫香槐这个新宠，原在国外灿烂，前几年才被引进到神州大地上来。它具有抗旱耐碱、生命力顽强的特点，尤其适宜于中国北方的土壤。它的枝上带刺，盛开蝶形花，风姿默然卓立。它每年有两次花期，在五月的夏风和八月的秋雨中情意勃发，那浓艳的芳香如波似流，沁透了远远近近赏花人的心房。

我们这套书叫“紫香槐”散文丛书。

紫香槐是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院花，中国散文研究所设在现代学院，中国散文网就在紫香槐的包围中办公。以花种来命名，是希望我们的散文也像紫香槐一样树形美、叶形美、花形美，气味美，惹人喜爱。

这是中国散文研究所策划编辑的第二套书。

去年的那套叫“紫香槐”博客散文丛书，今次取掉了“博客”二字，是因为这套书增加了博客之外的更多的长文章、厚重文章、斑驳深远一些的文章。网络也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兴媒介，它刚普及的时候偏重于技术层面，内容的浮浅在所难免，但随着时间的递进和着意的经营，深化与饱满乃必然趋势。紫香槐在中国的原野上逐渐成熟，互联网也在中国人的案头上愈呈大观。它们都来自国外，但它们都会注入东方人的沉稳与韧静，开出自己的美艳来。

不过这套书，仍然与网络有关，系前者的继续和深入。因为书作者都是互联网的主人或常客，他们打理着“中国散文网”、“白鹿书院网”、“龙凤文化网”等等。他们用计算机敲打出自己的文章，那种键盘方式潜意识地改变着人的思维和观念，因此，作品就多了一些现代感觉，少了一些保守陈旧。他们又都喜欢着散文，而散文是一种过滤性强、提炼性高、较少杂质的艺术品种，怎样在快节奏中净化，怎样在混乱中坚守，怎样荡涤浮沙求真金，是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。

网络和计算机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也改变着我们的文学。每一次工具的革命，也是文化的革命。

我们喜悦着紫香槐的引进，也欢呼着互联网的普及。

春天来了，走，去野外观赏紫香槐，它的香气能够提神醒脑，踏青归来后再秉灯夜坐，打开电脑上网、写文章，这是我们的生活秩序。

花与文同在，供大家赏读。

陈长吟

2008年春节于中国散文网

目录

从周秦大地走来

- 2 装社火
- 4 回家吃粽子
- 6 酸枣·碾石·槐花
- 9 想吃娘做的臊子面
- 11 想念槐花
- 13 月到中秋
- 15 秦腔与我
- 18 宝鸡人·面·宝鸡话
- 22 回家过大年
- 30 腊八粥

我的瞬间情感

- 35 接受你的激情
- 36 撑起一片阳光
- 38 烈日下的脚手架
- 41 想念冬季
- 42 怀念秋天
- 44 冰火人生随笔
- 46 情思：浮动于古城的上空
- 48 记忆：飘落于九月
- 50 怀念雪的日子

目录

- 52 窗灯
- 55 闲谈 70 年代写作
- 57 关于诗歌的断想
- 59 “拍卖”还是“出卖”诗歌
- 61 兰州：上演一场中国龙改名的策划闹剧
- 63 《无极》，无穷无极
- 66 由金瓶梅遗址公园谈“旅游文化”的“西门庆”
- 69 “解放区”：“红色主题”对厕所的绝妙诠释
- 71 我与城市的距离
- 73 横店：重建圆明圆？！
- 77 余地死了
- 79 端午节刚吃过拉面
- 81 我写博客
- 83 在水
- 84 旅游，因女人而精彩
- 行走天涯四方
- 94 揣上十元钱游一次北戴河
- 96 1998：南行散记
- 124 天下第一奇山——黄山
- 127 西部之行——宁夏散记
- 131 海之旅
- 大连、烟台、蓬莱、青岛散记

- 139 五月上楼观
142 三登太白山
146 河东八月行
151 两度华山征
155 粗读云南
161 神异载《河图》，神奇五老峰
165 风雪药王山
169 满目翠华带雨落
172 翠华山赋
175 雨打翠华漫山红
178 游天池寺
181 芭堤雅的夜晚
184 四到延安
186 穿越秦岭翠华山——柞水千年秦楚古道

岁月长河中的真情友谊

- 194 守门人老马
196 晋地蓓蕾绽 银屏金声传
——记电视台业余主持人张娟
198 冬季里擎火把的女孩
——记少女诗人宋冬游
200 秦巴才女周兰英
202 同学祥子

- 205 古筝声声倾真情
- 207 文海长吟
- 209 扬声大歌三秦地,纵情高唱两栖星
——记秦腔演员赵扬武
- 213 西府梅骨傲三秦
——记秦腔演员李君梅
- 216 绚烂绽放 多彩华章
——记青年秦腔演员任小蕾
- 220 有感庞秀玉:从小作家到未婚妈妈
- 224 一块手表

附录:

- 227 朋友杨广虎 朱翔
- 229 穿越时空的歌唱 阿琪
——我所认识的杨广虎
- 231 长安虎一杨广虎 孙卫卫
- 234 纯清歌手杨广虎 田犁
- 236 杨广虎印象 郑长春
- 239 文学之心没有死 史飞翔
——杨广虎小记
- 242 读杨老师《终南漫笔》有感 王纹

从周秦大地走来

火书秦

这一战书书战，得个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，那军军来战书古书战，得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原书战，那军军来战书古书战，得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火书秦战书战，得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


摄影 / 孙兴荣

然，美书战，那军军来战书古书战，得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，那军军来战书古书战，得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原书战，那军军来战书古书战，得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火书秦战书战，得个一奇里林民五平战，数室中关输家

装社火

家在关中宝鸡，每年正月村里有一个习俗，初七开始一直到十五装上社火一村挨着一村转，以表吉祥和来年幸福。

我在外读书，一放寒假硬是挤不堪的火车赶回家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装社火。

社火，陕西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，它不同于秧歌、高跷、锣鼓，而是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。其实，装社火很讲究，第一个重要的便是选人。如当曹操便要有“奸相”，装刘备便要有“哭相”……我不说长得多英俊，也不太丑，在几千人中挑来挑去，让我装“陈世美”，我当即差点哭出来。“陈世美”在戏剧中是一个丧尽天良、不认妻子的“坏人”，农村人都很反感。好在父母宽宏大量，支持我装扮，我才勉强强地被化了妆，心里却总不舒服。

接下来便要去村头一块大草坪上排演。一人一马（或骡），胆大的、胆小的、男的、女的，老的、少的，小到三四岁孩童，大到六七十岁老汉、老婆都要骑，否则便会被“清除”。我从小未骑过牲口，初次骑，总怕掉下来摔一下，害得父亲亲自为我牵马（农村人把子女能装上社火看做很自豪的事），我还是害怕得不行，两腿夹得紧紧的，胆战心惊地坐在马上，不敢向四周张望，村里人总爱评评点点，我怕听见骂我“陈世美，狼心狗肺”再加些某某儿子就是，我听了很不舒服。父亲却乐呵

呵直笑。

坐在马上，不光让你坐，还要作姿势，不然太僵硬，毫无活力，没有什么兴趣，也谈不上“栩栩如生”。我头戴“状元帽”，身穿“赤红袍”，脚蹬“粉底靴”很有一副洋洋得意的“陈世美”之态，但在“赔情”一折中要头向后转，一手向前，一手向后，扮作“逃跑的狼狈”之态。我被老人们搬过来运过去，所做动作直到他们满意为止，而我还未赶程，已疲惫不堪了。

排演完毕，便是一行四十多人马挨村去转，敲锣打鼓，很是热闹。进村前，各村都要放鞭炮以示欢迎，好的村子，还准备有糖果之类供人吃。可我们“身子”（装社火骑在马上的人）就没办法了，嘴上都有朱红，不下马还要装动作，只能饿着肚子。装以前还要尽量少喝水，要么，急时上不了厕所，只好尿在裤裆里了这些人有的是。农村最讲究礼仪，如果去某个村少一个人便会认为是对他们的大不敬，所以只要骑马的，就要坚持住，不能给本村人丢脸，否则以后“永不录用”！

这样“疯疯癫癫”转悠一天才回家，说句真话，我装一回要歇二天，回到家躺在热炕上不想起来，骨头像散了架似的。每年，一个人只允许装一次，就这还轮不到“头”上呢！因为农村人觉得装社火的人很有“福气”！

装完之后，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明年还装不装？”

“不装。”我懒懒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母亲笑了。

可到了第二年，我又跑去“报到”了，已经习惯了。今年朋友都劝我待在西安过年，我觉得还是回家“装社火”过瘾！

（原载《陕西日报》1995年2月11日周末版）

回家吃粽子

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，娘从乡下捎话来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回去，在家里过。

确实，久居古城，每天都在这沉闷的天气中不知不觉地度过，有几个人还管什么节？赚钱才是真本事！乡下可不同，我不知道南方怎样过，关中道上的人过端午节我可略知一二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娘省吃俭用，一年虽说喂几只鸡，但她从不吃鸡蛋，为了供我们读书全卖了，换回几个钱给我们零花。娘总还唠叨着：我吃不惯鸡蛋，农村人就是不习惯！只有我知道，娘心里是因为装着我们舍不得吃啊！哪有不习惯的道理！农村人喂几只鸡，生下蛋一般都卖了换些钱，几乎没人自己吃！这已是过去的事了！现在大不相同的！

但在端午节前十几天，即使是价钱再好，娘也不卖鸡蛋。她的记性是很好的，对什么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腊八节等记得很清楚，她不识字，但凭着自己积累的最原始的生活经验，推算日子，而且很准！娘非常心疼我们，我们也总劝娘不要这样抠自己，也要吃些鸡蛋补补身子，娘总是说自己还硬朗，腿脚还很灵便，吃不惯的，说不准还会吃出病了！我们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只好由她吧！

关中乡下人端午节一般以吃鸡蛋为主，吃粽子不多！在小的时候，端午节娘从不叫我们，允许我们睡懒觉，一直到天大

亮。而她早已为我们煮好了鸡蛋，等着我们吃呢！至少，每人两个！娘要看着我们一个个吃完，她才把自己的一个煮破的鸡蛋吃完！然后微笑着抚摸我们的头，拿着粽子让我们尝！粽子不是很多，一般要用钱买，自己做一没糯米，二嫌麻烦，做不到位，我所在的村庄几乎没人做过！

记起这些往事，我就感到心酸，更感到对不起娘！所以这几年过端午节，我就多买些粽子带回去，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而娘总是对我说：“娃，你还年轻，可不要在大城市学坏，买几个尝尝就够了！”我无话可说，勤俭是母亲的财富。时至今日，母亲仍居在乡下，喂几只鸡，下的蛋又换些钱，从来自己不吃鸡蛋，我们姊妹兄弟都劝她该吃什么就随便吃吧！她总是说：“我已习惯了！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习惯，但老人决心已定，我们也不好意思扫她的兴！

今年回家，我又带了许多粽子，娘和兄弟姊妹们吃着，忽然对我们说：“越来越没滋味了！”我们也感到粽子远不如以前那么甜蜜了！娘说：“你们每次吃两个鸡蛋，已经习惯了吧！娘早给你们准备好了！”

因为，娘总说：“越来越没滋味了！”我们不想伤了一颗老人的心，任她去吧！有时，人总有一种习惯，即使很古老很原始，但也不愿改变。

（原载《陕西日报》1995年6月3日周末版）

酸枣·碾石·槐花

当我忙碌完一天的学习，躺在异乡睡床的时候，故乡的酸枣，碾石，槐花……无时不进入我的梦乡。

我的童年是很不幸的。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由于家境贫穷，父亲生病在床，债务累累的现实不得不使我辍学。尽管当时学费很低，只有八毛钱，但对于我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。后来同学们凑了些钱送来，但我又如数退还了。我知道大家都很穷，都需要钱。现在看来真是非常可悲，八毛钱，我家连八毛钱都交不起啊！

时值夏季，年幼的我便跟着大人们去山里打枣了。枣是中药，能换些钱。但野枣一般长在峭壁上，而且枣树上长满了刺，所以一天打不了多少。出发时带些干粮，几天不回家，全在山里吃住，夜晚躺在山里潮湿的草上，还要担心野兽的袭击。少年的我，那时便体味到了漂泊凄凉。一个月下来竟挣了三元多钱。高高兴兴回到家，却见父亲的病未痊愈，母亲又因劳累过度而卧床不起了。

白天在地里干活已很劳累了，夜晚，我仍偷偷去队里饲养房的屋檐下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、学习。那时家里买不起煤油呀！有几回看着看着不知道怎地睡着在饲养房，与牛、马真正睡在了一起。我虽没有再上小学，但靠自己自学，后来竟考上了乡中。上初中又要交学费，怎么办？我又去打酸枣，爬山

越岭、风餐露宿一个月，打了一麻袋，换回五块多钱。

为了上学，我做了一切我能够做的。现在，每当我看到有些同学虚度年华，我心里如同尝了酸溜溜的野枣，很不是滋味。

“碾石唱着一首很低沉的歌 / 母亲把她美丽的青春 / 一点点碾碎”，这是我写的一首诗中的句子，绝不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而是我真实的生活体验。

那时多病的母亲为了我们，每天要起来去推那沉重的碾石，“吱呀，吱呀”，连同母亲剧烈的咳嗽声不时把我从梦中惊醒。

母亲是乡村一位很普通很平凡的人，她不爱说话，只知任劳任怨地干活。父亲脾气犟，动不动就打我们，每次都是母亲把我们拉到一边，流着泪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怨他，你大（陕西方言，即爸）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咱们家贫，他心里一急，就……”我们都点着头。虽然我们都很小，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母亲的意思。

那年由于干旱我们家五口人全年共分了 100 多斤口粮。五口人面对 100 多斤粮食，默默相对。父亲闷坐在炕头，眼睛通红。恰逢小妹端着碗进屋，看着父亲的样子，吓得一不小心摔碎了碗。父亲气得抡起赤酱色的胳膊便打。人随声倒下去了，但不是小妹，而是瘦弱的母亲。父亲惊呆了，自己捶着自己的胸膛。昏过去的母亲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不要怨你大！”

母亲推着碾石在悠远的低吟中把我们推大了。如今碾石早已不用了，但我却时常能听到它的歌声，如同黄土地上成千上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烈日曝晒下的农人在呻吟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生存，放弃斗争？

小时候，家里缺吃的。我便学着大人的模样用手把一串串的槐花捋下来填进嘴里。山里的槐树特别多，槐刺也特别尖硬，而且有毒。我像猴子似的噙噙爬上长满刺的槐树，或许是饿慌的缘故吧，竟没有感到痛。等上到了树尖，一种自豪的感

觉便袭上头心，大口大口地吃着槐花，哼着陕北信天游：

“十八里槐花，十八里香。

十八里姑娘哟，好漂亮。”

一不小心，从高高的树上掉了下来，扭伤了脚，衣服也被槐刺撕得破烂不堪，胳膊、腿都划破了，流着血。在那深深的大山里很少有人，我只好咬着牙一个人一拐一瘸地走回了家。母亲看到我血汗横流的样子，既心疼又气恼。而我也内疚极了，为的是我那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被划破就“长”不出来了。母亲流着泪用粗糙的手抚摩着我流血的脸，哽咽地说：“孩子，你遭罪了！”我说：“娘，我不中用，下回上树，我把衣服脱下来。”母亲的泪扑簌簌地流。

槐花在夏初开，现在有些人把它煮熟了在太阳下晾晒，这样一是卫生，二是能贮存。可那时我们农家的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一把塞进嘴里就吃，绝不害怕肚子会出“故障”。稍微有些余粮的人用玉米面或黑麦面和着槐花蒸熟，再配以糖、盐或其他作料，很好吃，称为“槐疙瘩”。一次家里的小黑狗乘人不备偷叼了一块“槐疙瘩”，被我发现，硬抢了回来，至今胳膊上被狗咬的伤疤还在。

今天，每逢槐花盛开的季节我就跑到深山中，大口大口地品尝着它，甜甜的香味中带着几分苦涩……

（原载山东济南《中学时代》1993年第10期）